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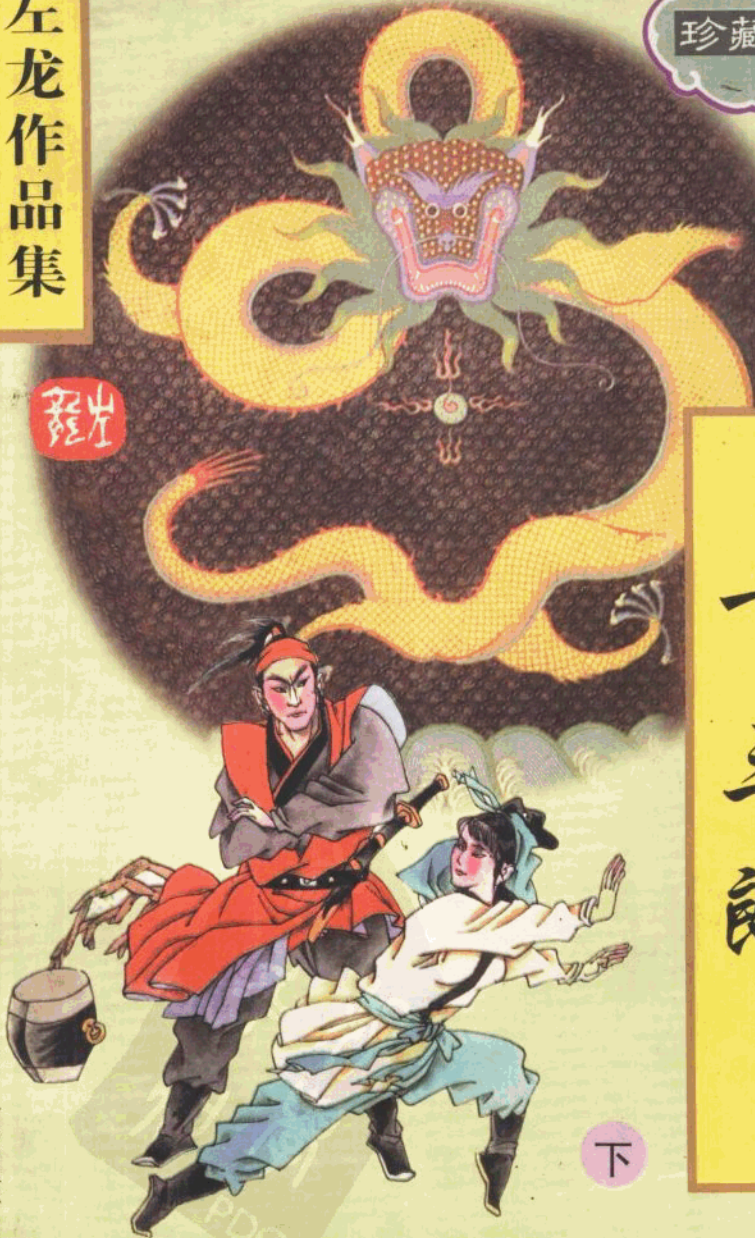
珍藏版

左龙作品集

十三郎

下

左龙



左龙作品集

十三郎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 恩

十三郎

左 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字数：575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4—03763—4/I·662 软精装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暹罗国里的梦 | (1) |
| 第二章 | 一座如同剧场的酒楼 | (29) |
| 第三章 | 连夺二贵 | (45) |
| 第四章 | 一双激将法 | (87) |
| 第五章 | 老剑客的死 | (135) |
| 第六章 | 那样的款待 | (166) |
| 第七章 | 天涯门 | (188) |
| 第八章 | 疯癫的高人 | (208) |
| 第九章 | 深夜里两次大不相同的打鬥 | (223) |
| 第十章 | 胡门主病了 | (247) |
| 第十一章 | 虎穴逃生 | (263) |
| 第十二章 | 再遭毒手 | (276) |
| 第十三章 | 却道萧十三郎好风情 | (289) |
| 第十四章 | 私闯安远府 | (306) |
| 第十五章 | 敌手也是情人 | (329) |
| 第十六章 | 又来了一个黑衣人 | (361) |

第十七章	江湖四结义·····	(385)
第十八章	与杨老太爷对阵·····	(408)
第十九章	解铃还需系铃人·····	(433)
第二十章	化装庙会·····	(450)
第二十一章	老栈里的争夺·····	(485)
第二十二章	断袖逃命·····	(515)
第二十三章	山上的别墅·····	(537)
第二十四章	第二场大火·····	(560)
第二十五章	江上遭遇·····	(581)
第二十六章	人世难逢开口笑·····	(602)
第二十七章	藏龙卧虎的地方·····	(615)
第二十八章	伤美人心事·····	(653)
第二十九章	一美抵一美·····	(672)
第三十章	十个人物的结局·····	(690)

第十六章 又来了一个黑衣人

月下。

萧十三郎就着清澈的溪水，洗了个脸。

肩上的流血已止住，整个上衣都已被血所浸湿。再加上汗渍，贴在身上滋味可真不好受。

乘此无人，溪水既清，他就干脆脱下来洗一洗，顺便瞧瞧伤势如何。

若非暗中那个人的援手，现在怕是已落在了梁红婴的手里，若非是盘英姑娘的网开一面，以当时自己之狼藉情况，怕是也已落在了她们手上，是以，这两个人，俱都称得上自己的恩人。

盘英姑娘限于她目前身分处境，自是不便出面与自己招呼，至于暗中的那个人，萧十三郎料定他应是会随时出现与自己见面。

所谓受人涓滴，当报以涌泉，更何况如此大的恩惠？

萧十三郎不急于离开，所以有此一番磨蹭，无非是有心等着与此人一见。

清澈若莹的溪水，为血渍所污，即使在月色之下，也有所见。混浊一片，真正煞了风景。

梁红婴的那一剑可真厉害，扎了个透明孔洞，幸而还不曾伤了筋骨，否则可真不堪设想……虽然如此，而这一条右臂，这一霎想要举起也难。

忍着身上的疼，萧十三郎用打湿的上衣，洗着身上的血迹，虽是个小小动作，现在做来却也不易。

这几天对他来说，真个凡事不利。先是沈郡主的被劫失踪，接下来自己负伤坠水，还险些落在了官兵手里，好不容易伤势好了，现在第二次又受了伤，上一次为七老太爷掌伤的是左臂，这一次受伤是右臂，两边轮着来，想来真个叫人气馁，堪称流年不利。

只是，较之落在梁红婴手中，再尝俘虏之苦，这点伤势却又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长剑连鞘，插落足前。

萧十三郎盘坐石上，把胡乱洗涤的血衣，摊开来晾好面前。

弯身摊衣的一霎，微似一怔，便自瞧见了那个人来。

一身黑色长衣，双目以下，紧紧扎着一方软巾，其人长身玉立，目秀眉清。似乎方自由溪边树丛闪身而出，但许是已经来了很久，一直在向萧十三郎偷偷窥伺。

既然已照了面，也就不再掩饰。

微微迟疑了一下，黑衣人缓缓走近过来，萧十三郎一

笑站起：“方才多蒙搭救，想来便是尊驾了。”

黑衣人站住脚，向他凝神望了片刻，且不答话，一径走到了他面前，才行站住。

萧十三郎不免纳闷，更以眼前赤着上身，当着生人别扭的。尴尬地笑了一笑，待将取拾地上湿衣穿好，却为黑衣人探手止住。

接着对方的一只手，已自攀向他的肩头，目光转动，竟自细细瞧起他的伤来。

萧十三郎颇不过意地微微一笑：“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有劳仁兄挂心……”

黑衣人回过眼睛看了他一眼，很不以为然的样子。随即按着他一面肩头，继续向他伤处前后打量不已。

萧十三郎索性大方笑道：“那位姑娘剑法高明，都怪我粗心大意，误入了她的六仪阵门，若非是仁兄一掌飞针，这时只怕……”

黑衣人也不答话，径自由身上取出了个扁扁药盒，打开来，里面是半盒丹药，月光下色如金锭，也不知是什么药。他取出了几粒，托在掌心。

萧十三郎说了声：“慢着……”

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岂能随便任人摆布？

只是，对方现于蒙巾之外的一双眼睛，却是善意热情。充满了关怀之谊，这就使得萧十三郎不便坚持。再说自己这条命还是人家救的呢？

黑衣人乃以从容施药。

把火一般热炙的手掌，轻轻地按住了萧十三郎受伤之处，力道微出，丹药自吐，即行注入内里伤处。

萧十三郎乍然一痛之后，继而是无比清凉，一下子就已好了一半。

“多谢仁兄，什么药，这般灵异……，好舒服！”

黑衣人将药盒收入怀内，用一方洁帕，为他垫好伤处，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布条用以包扎，干脆提起长衣一角，忽地撕下了一长条来。

萧十三郎阻之不及，大为感动。

萍水相逢，古道热肠，眼前这一位便是如此，确是好样儿的。

黑衣人手法熟练，不费什么工夫。已把他伤处缠好。

“记住，十天不能沾水，也不必换药……”

“以你的身子，应该可以好了……”象是特意的把声音压低了，只是效果不彰，听在萧十三郎耳朵里，尤其有惊人之势。

“你？”

左手一翻，就势一抄，因其形势，任是黑衣人身法快捷，却也无能躲闪，即为萧十三郎翻起的左手，拿住了右腕的脉门。

萧十三郎尽管肩上有伤，功力仍在，大是不可轻视，眼前出手，尤其快捷，黑衣人一经为他拿住了脉门，顿时半身发麻，全身失力为之动弹不得。

“你是？”

迷惑之中，萧十三郎右手径自抬起，扯下了黑衣人脸

上面巾——一张俊秀丰采的脸蛋儿，便自现了出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较之女孩儿家也自不如的羞答答模样。

除了蔡庆郎之外，又是哪个了？

“哦，是你？”

一愣之后，双方都似有说不出的尴尬，尤其蔡庆郎，简直象是被人窥穿了心事那般腴腆。

“萧兄，是我，你，——”一霎间，脸也红了。

萧十三郎终而镇定道：“庆郎兄……”随即松开了紧紧抓对方的左手。

蔡庆郎穴路方解，忽地后退一步，身势猝转，跃上了一块石头。羞涩未去，径自睁看一双大眼睛向对方望着，却是欲言还休……

一霎间的静寂，猝闻得溪水哗哗……此番静中有乱，大大干扰了蔡庆郎的心绪平静。

萧十三郎却是胸怀磊落，向着对方微微点了一下头，终是彼此立场悬殊。对垒分明，再次相见，一时却也不知说些什么。

蔡庆郎总算熬过了眼前这阵子别扭劲儿，身形轻耸，忽然而前，解颜一笑道：“想瞒着你都不行，还是被你拆穿了，要是被梁堂主瞧见了，这下子可就糟了，回去后有我受的……”

萧十三郎苦笑道：“庆郎兄援手大恩，永不敢忘，只是贵门梁堂主，精明透剔，若为她瞧出了足下本来面目，只怕是不好。”

蔡庆郎呆了一呆，摇头笑道：“这一点我早已想到，看

来还不至于……”

萧十三郎微微含笑，打量着对方道：“这是贵门之事，我实无由饶舌，只是为足下着想，却是多有不便……”

他随即正色道：“再言，贵门主人胡竹袖与我怀有深仇，他固然放不过我，我却也饶不了他，以庆郎兄今日身分，终是不便……还请衡量自重才是。”

蔡庆郎看看他，哼了一声，把脸转向一边，久久不能平息。

萧十三郎轻轻一叹：“大丈夫恩怨分明，庆郎兄今日援手之恩，不敢稍忘，只是却与‘天涯独道’毫无牵涉。只限于足下一面之私。”

蔡庆郎倏地回过头来，眼睛里交织炯炯光彩：“你想得太多了，难道我这么做，是为了要你心存感激。‘天涯独道’不为寄望你什么……而且，今天的事，你自己也已体会到了，以你一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难与我们一争，你……还执迷不悟么？”

萧十三郎冷笑了一声，摇摇头说：“除非我死，今生今世，我绝不会与你们妥协。”

蔡庆郎为之一惊，怅怅地向他望看，忽然飞身而起，燕子也似的轻飘。

噶然做响声中，已立身萧十三郎面前。

萧十三郎心中一惊，下意识的忽然握住了眼前长剑剑把。

蔡庆郎却似已窥出了他的心意，解颜一笑：“怎么，你要向我动手，刚才不是还在说什么报恩来着……”

这几句话声音轻细，韵色逗俏，衬着他那般风姿，乍睹耳闻之下，真有女孩儿的妩媚这般姿色神态，偏偏装点在这昂藏七尺的男人身上，真正雌雄莫辨，好不为他惋惜。而大生叹息，却是无可奈何……

蔡庆郎秀朗的一双眸子，恁是有情地向他凝着，笑哈哈地道：“你这个人呀……总不是还要与我动宝剑吧？不要忘了，你身上还带着伤……岂能是我的对手？”

萧十三郎哼了一声，默默地垂下眼睛。

这一霎，他宁可闭上眼睛，却没有勇气向对方打量一眼。怎么说，对方却是有恩于己，只是这样的妍媸不分，简直无福消受。萧十三郎几乎有些恼了。

蔡庆郎这一面，却是方兴未艾，举起纤细手指，掠了一下散发，蔡庆郎说：“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好，多亮……记得你离开的那一夜，月亮也是这么圆、这么亮……”

萧十三郎看了他一限，摇头一叹，真正无从体会，也无能置喙。

蔡庆郎缓缓趋前一步，神色里无尽依依，灿若秋水的一双大眼，缓缓收拢看，那么细致，体贴入微地向对方打量着。

“我们坐下来说说！”说时，他自个先自坐下，拍拍身侧石头，偏过头来，烟行媚视地向萧十三郎瞧着，却不曾注意到，身边的这个人强压着一腔怒火。

蔡庆郎说：“只要你跟我好，梁红婴那个小妮子，谅她也不能把你怎样。至于胡先生那里，我自会为你慢慢开脱。”

话声未已，却听得身后颯然作响，一股冷风，直袭了

过来，只见对方一口长剑比在眼前。

这番举止，好没来由。

蔡庆郎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向自己出剑，这一霎眉挺目威，尤有凌人气势，才自注意对方一张杀机盎然的脸。

“你…，”蔡庆郎道。

蔡庆郎说了个“你”字，一时过于吃惊，神态极为张慌。

萧十三郎这一剑自不会真的刺出去，再怎么讲，这个人是有恩于己。

“蔡庆郎，你看错了我萧某的为人了。姓萧的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天涯独道’有什么手段尽管施用出来，接不接得了，是我自己的事，以后不劳阁下操心，如你要再见面纠缠，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

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

话声出口，长剑倏转，当地一响，已插落鞘中，紧接着身子已自腾起，长空一烟般消逝于沉沉夜色之间。

蔡庆郎一惊之后，待将起身而追。

一丝狡黠的微笑，显现在他白皙的脸上。他绝不会就这样认输的。

多少年以来，他久已任性成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即使在‘天涯独道’这个庞大的黑道组织里，也只有‘天涯楼’主胡竹袖这个人能对他略形拘束。

不幸胡竹袖这人有机，偏嗜断袖，对于这个雄形尤物，

恩宠极致，无疑百般放任，万事纵容，乃致形成了他今日的目空四海，竟然连梁红婴这般举足轻重的角色，也不曾看在眼里。

他却又是聪明而狡猾的，象胡竹袖那样，他有极大的耐心，一待时机成熟，不只是取胡氏而代之，甚而……因此他选择了萧十三郎，不仅仅只是一己私情的需要，更多的是利害相关、权术运用，都少不了萧十三郎那样的一个人。

萧十三郎却偏偏不与就范。

他却也不就此死心。

沈小君闲着没事的时候，用五色花纸叠了个小小燕子，放置在窗台上，用嘴一吹，顺风而扬……

眼看它越过了当前楼栏、胡树……飘向画廊，无巧不巧，正好落在了一行人的脚步正前。

走在前面的乌铭坤，霍地站住了脚步——直瞪着飘落面前的那只纸叠燕子。

就只是这芝麻大的一桩小事，却也把一干身边人等吓得不轻——“刷”地拉开了一个架式。

四口腰刀，团团把王爷看在了中间。

魏喜宗一枝独秀，身形轻转，翩如蝴蝶，绕到了乌铭坤当前，极其利落地弯下身子来，由地上拾起了那只纸燕子。

楼上佳人恍然一惊，忽地飞红了脸。

怎么也没想到，一时无心之举，竟然会招了这个混世

冤家，呆了一呆，赶忙缩回身子，关上了窗户。

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给她的感觉大是不妙，显然是大祸临头了。

看着手里的这只纸燕子，魏喜宗不禁微微地笑了。

抬起眉毛，跳过了眼前垂胡，直瞄向当前画楼，惊鸿一瞥的当儿，也瞧见了关窗户的那个人儿，一时心内雪然。

“王爷——没事儿，是一只燕子。”

“燕子？”

乌铭坤挑动着浓而黑的眉毛，一时转不过弯来。

“是一只纸叠的燕子。”魏喜宗上前一步，双手恭呈：“您瞧瞧吧。”

乌铭坤伸手接过来，看了一眼，不觉为之莞尔。

他今年四十七岁，面如冠玉，虎额燕颌，卖相极是魁梧因有“粉面金刚”之称，却是文经武略、风流倜傥，切切不可莽夫视之。

打量着手里的这只纸燕子，他先就笑了：“这是谁……跟我逗着玩儿？”

“回爷的话，是……”魏喜宗把身子躬下了一些，压低声音道：“是那个姓风的大姑娘……”

乌铭坤怔了一怔。

“是沈郡主，”魏喜宗仰起头来，脸上的神态似笑不笑：“一个人闷得慌，闲着役事，还是知道您来了，给您报个信，所谓的燕子报安……没说的——讨个吉祥！”

好一个燕子报安！

这人很会说话，两个嘴皮子能把死人说活了。

眼前这位魏喜宗，姓宝名柱，出身长白，乃是乌铭坤封王之后受荐，万中挑一，真真可当得上是好样儿的，不只是一身武功了得，平常的交际手腕，举止应对，车前马后，看着主子说话，极尽圆滑为能事，乌铭坤走到哪里都少不了他，诚然不可少离须臾。

明明是腾王皇妹、沈郡主的身分，魏喜宗却偏偏要称她风家姑娘，俟到主子先说了，他才立刻改口，这些虽是极细的小事，却可以自中看出他的言行谨慎，心思灵巧。

几天前，萧十三郎、方玲玲夜闯王府，曾动干戈，甚至魏喜宗本人，在与萧十三郎动手之间，亦不免受了内伤，讲来应是一件大事。

这个宝侍卫偏偏就有本事，把消息封死了，不要说乌铭坤本人不曾闻问，上房里连个丫头都不曾惊动，一切都在暗中布施，表面丝毫不着痕迹，就连魏喜宗本人也是一样，里面还带着伤，外面一样谈笑风生，丝毫也没有疏忽了职守。

“说得好……”乌铭坤一双炯炯光采的眼睛，不自觉地看着，向着当前画楼望去。

“这是……”

“彩碧楼。”宝柱答得快：“为了沈郡主的安全着想，奴才与贝爷合计了一下，暂时移动了一下她的原来住处，搬到了这里……”

所谓的贝爷，应当指的是布仑，也就是那位人称七老太爷的。

干咳了一声，宝柱在察颜观色，又道：“这里是王爷您

的花园，闲人不敢进来……。”

乌铭坤频频含笑，却是暧昧地道：“只是那边……”

“奴才知道，王爷只管放心，”他说：“没人知道！”

东边院子又称日照阁，住着吴湘君。自她吃斋修道以来，改名日照观。虽说如此，她对铭坤仍时有规劝，乌铭坤独独对她还有一分顾忌爱怜。

这一点，魏喜宗岂有不知。

听他这么一说，乌铭坤心里最后的一点顾忌也没有了。

“好，这会子正好我有空，就瞧她去！”

乌铭坤刚走了两步，又站住了，道：“用不了这么些人，就你跟着好了！”

“是。”魏喜宗大声应了一声，向着一千卫士挥动了一下衣袖：“都下去！”

听说是安远王乌铭坤来了，沈小君可是打心里烦，又惊又怕，更有说不出的恨……这一霎，心里紊乱极了。

提起这个人，无论于私于公，于家于国，她的仇可大了。要不是他为了个女人，内外勾结，怎会使得她家落得了如今这步田地，岂能如此狼狈？

这些事只要一想起来，沈小君就有说不出的激动，直似芒刺在背，坐立难安，避之尚且不及，见了面，真不知给他一副什么样的脸色？

若是能拒绝不见就好了，不幸的是，她却无能自主。如今她已是阶下之囚，她能够有眼前的这份优容，僻院而居，已经难能可贵，哪里再能象往常一样，摆郡主的谱儿？

是以，听见了王爷的赐见，她略作盘算，很知趣地打